

金庸百年與文化中華魅力

金庸文化大家談 系列八

邱立本

金庸百年之際，各方都在思考如何將「金學」發揚光大，避免金庸作品日後只是被新一代以影像的方式來記憶，而失去了文字世界的魅力，忘記了字裏行間的刀光劍影和恩怨情仇，才是金庸小說的重要底色。就像莎劇演出和影視作品，不能代替莎士比亞的文字，不能忘記那些激盪人心的金句。

香港不但要設立金庸文學館，也要設立金庸全球文學獎，延續二十世紀香港的傳奇，讓全球作家都可以描繪新的靈感軌跡，讓金學探討的人性不會斷層。由於香港是金庸寫作基地，這活動應該由特區政府和民間合辦，彰顯金庸是香港歷久彌新的軟實力名片。

金庸作品向全球華人輻射，引爆驚艷，作品的力量說明了一切。一九七三年，金庸訪問台灣，回港後在《明報月刊》發表《在台所見、所聞、所思》，後來金庸小說在台灣解禁，掀起台灣的金學熱潮，出現「金庸茶館」、「金庸江湖」等研究組織，寶島「金學」大盛，背後是冷戰年代海峽兩岸隔絕，金

庸作品對神州大地和中國歷史的細緻描繪，撫慰了台灣民眾多少「傷別離」的鄉愁。

金庸作品在內地的影響力，八十年代開始發酵。一九八一年金庸訪京拜會鄧小平，鄧小平對金庸說，雖然第一次見面，但其實是老朋友了，因為你的書我都愛看。金庸小說在神州大地迎來數以億計讀者。上海評論家毛尖最近在香港書展就金庸魅力演講，指出金庸是她青春時期的文學啟蒙。

由於金庸小說非常「歷史化」，刺激「金學」在內地蓬勃發展，出現六神磊磊等「金粉」作家，將金庸作品分析得鞭闢入裏，開創中國文學史新的論述，將金庸小說視為新經典。

東南亞也和金庸小說結緣。一九六七年，金庸赴新加坡創辦《新明日報》連載金庸武俠小說，讓南洋華人與神州大地的文脈連成一體，為大馬華文教育的推廣作出了貢獻，啟蒙了很多馬華作家。

香港文化界提議成立金庸文學館和金庸全

球文學獎，就是要凝聚世界各地的中文作者，廣續中華文化命脈，超越地域限制，發揚「金學」精髓香港的特色就是開放自由，海納百川，要將參與的作家資格擴寬，不僅涵蓋全球華人，也要涵蓋全球中文作者。

金庸的多元開放精神超越大漢族主義，打破種族和道德二元化對立，漢人有好有壞，其他族裔也一樣。在他筆下，寫出了契丹人喬峰的悲情、蒙古公主趙敏的正面形象，即使西毒歐陽鋒之子歐陽克，看似無惡不作，但他對黃蓉痴戀，至死不休，也讓讀者動容。

香港舉辦金庸文學獎，要開放給全球的中文作者，超越種族，不看參與者法律上的護照，而在乎參與者是否內心深處有一本中華文化的護照，發揚金庸對中華文化的強烈認同。香港當年的文化機緣，金庸在五六十年的香港創建了一個中華歷史文化的江湖，為全球的中文作家提供了獨特的營養，也預示今天越來越多其他種族作者，

擁抱中文，就好像金庸小說的非漢人精英，從康熙到耶律楚材都是中文世界的飽學之士。

今天全球學習中文的人數躍升到歷史新高，顯示中文不只是中華民族的語言，而是屬於世界的語言。這和英文的發展一樣，英語文學超越了英美文學，來自千里達的奈保爾（VS Naipaul）、在英國成長的日本裔石黑一雄拿過諾貝爾文學獎。也許在香港的金庸文學獎刺激下，將來有一些非華文中文作家也可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將是中文世界的文學勝利，也是金庸小說多元主義的勝利。

金庸文學館與香港金庸全球文學獎是一體兩面，都是要推動金庸小說國際化，從香港開始，讓金庸走向世界，也將金庸的文化中華魅力，以更多元化的方式走向未來，開拓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願景。

作者為《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

邱立本



城市多樣性之香港鄉村



如是我見 殷楚紅

談及香港，相信很多人腦中的畫面都充斥着高樓林立、霓虹萬千，而對於久居香港的人來說，她最大的魅力在於寸步之外，便是山野。而城市和山野之間，正是鄉村。

從熱鬧的荃灣市中心出發穿過新界環迴公路，不出幾步便赫然可見「海墘村村公所」六個大字。村公所即一個村落的聚會點，供村民議事、聯誼甚至舉辦慶典。一個兩層樓高的小建築坐落在一個開闊的廣場中，淺灰白色和淺褐色的馬賽克飾面磚以及黑色毛筆字體的題字顯示出建築的年代。整個建築中軸對稱，很有儀式感。

廣場左側是一片濃密的綠化帶，上行四五個小台階就正式進入村中。整個村呈狹長條狀，坐落在山地緩坡之上，一排排村屋自西向東坐逐漸抬升，各個平台之間由三至五級台階相連。遠遠看去，左邊是四層高的小村屋，右邊是生長到「溢」出來的連綿綠牆，中間的小徑曲曲折折，大雨過後的水跡令石縫裏的苔蘚油亮油亮，地上的零星落葉還未被清掃，倒顯自在和隨性。主路一側連接各條互相平行的小路直達各戶人家。相比主路的粗糲，小路則更具個性。村民們在自家門前鋪設不同彩磚而形成一條條「彩虹路」，二層的微微挑簷又能給一層露台遮陽避雨。單是駐足幾秒，腦中已浮現出十幾種可在此進行的活動。無論是清晨萬籟俱寂只聞鳥鳴的瑜伽或冥想，還是黃昏炊煙裊裊晚風拂過的家長裏短，抑或是節假日三兩朋友的把酒言歡，無不令住在城市高樓裏的我們心馳神往。

前一排村屋的後巷和後一排村屋的前門廊之間相距五六米，以樓梯相連接，樓梯之間是一米多高的小坡，坡上

恣意生長着叫不出名字的植物，有的甚至比村屋本身還要高，形成一個天然的屏風隔開兩排建築。每戶後門不遠處都可見大大小小的盆栽，有的精心搭了鐵藝花架，有的則在樹腳環形排開，各有風格，像是家家戶戶的實體名片！走在雨天的村路上，天色灰蒙，人不多，偶爾見到三兩個人舉着傘行色匆匆，但耳邊卻時不時聽到屋中傳出的電視聲、麻將聲或是一兩句不熟悉的方言聲，望向屋中，暖黃的燈光微微搖曳，某種「家」的意蘊透過窗格，照拂到每個門前的路人。

雖然當年荃灣海邊的海墘村早已不在，如今僅有賽馬會德華公園裏兩棟被評為歷史建築的青磚、夯土和木材建造而成的老屋可以瞥見一個多世紀前海墘村的依稀光景。而眼前的上世紀尾遷村後新建的海墘村，距今三十多年，單棟建築談不上歷史保護建築，但作為一個村落的總和，它的空間格局、它的組織流線，它的鄰里關係似乎又正是我們所要保育的精髓所在。在鄉村式微的今天，大眾愈來愈意識到保護鄉村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除了外界施加的保護措施，我們更要思考的是鄉村如何能在現今的經濟、文化背景下進行自我更新和演化。在高密度緊湊發展的香港，許多鄉村和城市相距咫尺，交通便利，是難得的「城市盆地」，保育鄉村也是保育香港的城市多樣性。



▲海墘村內景。 作者供圖

舞台的瞬間



復興小札 肖復興

高中畢業那年，我被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錄取。入學之前，表演系的兩位老師帶我到劇院的後台，看演員們登台前化妝。那一屆表演系的畢業生，正準備演出話劇《焦裕祿》。看着他們躍躍欲試興奮的樣子，想像着我也要在這所學校學習四年，然後和他們一樣，也要登台演出。站在後台側幕的邊上，從幕布的縫隙看到靜靜的舞台，被燈光照耀得亮如一泓清水，隱隱有些激動，心裏充滿對神秘莫測的舞台的嚮往。

可惜，入學時間未到，一場「文化大革命」突如其來，一個跟頭，我去了北大荒，舞台從此和我絕緣。

十多年前，我到美國新澤西兒子家小住。那裏離普林頓大學很近，便常到那裏去散步。校園裏很多地方是開放式的，教室、圖書館、教堂、飯堂、學生活動中心……忽然發現有一座紅劇場。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因為完全用紅磚蓋成，我給它起名為紅劇場。

有一天，我走進紅劇場，空無一人，一排排座位虛席以待；空曠的舞台，燈光寂寞地亮着；絳紅色的天鵝絨幕布，在舞台的兩側，修女一樣筆管條直靜靜地垂着。左側擺着一個巴洛克式的古典沙發，似乎昨天這裏剛剛上演過一齣話劇或歌劇，有哪位公主或將軍，曾經在沙發上坐過，然後站起身來，如莎士比亞戲劇中麥克白或哈姆雷特一樣在慷慨陳詞。然後，發生起伏跌宕的情節。再然後，觀眾席上爆發熱烈的掌聲。



▲話劇《焦裕祿》劇照。

資料圖片

我還從來沒有登上過這樣輝煌的舞台。想起當年興奮異常地接到戲劇學院表演系錄取通知書，也見到了表演系的兩位老師，一位教台詞，一位教形體，交談得那樣親切，卻沒有上過他們一天的課，更別說登過一次舞台。這很像還沒有來得及和戀人擁抱，哪怕握過一次手也好，就棒打鴛鴦分開了。

忽然，眼前出現了這樣安靜軒豁而堂皇的舞台，彷彿和風雨故人重逢。逝去的一切，重現眼前，童話中的花朵一般次第綻開。

站在舞台前，愣了許久，心裏翻江倒海。

驀的，一個健步，居然像年輕人一樣，我跳上舞台。站在舞台中央，我很想像話劇中的主角常會有的長長大段獨白一樣，面對觀眾席，像勞倫斯·奧利弗，像孫道臨一樣，也激情洋溢地朗誦一遍哈姆雷特的獨白，痛痛快快地過一把癮。可是，那曾經熟悉的哈姆雷特「是生是死」的獨白，

我竟一句也說不出來。才忽然感到，過去的已經過去了，落下枝頭的花朵，再也無法如鳥一樣，重新飛回枝頭。

我一屁股坐在沙發上，心裏很頹唐，卻偏偏翹起二郎腿，板正腰身，正襟危坐，儼然擺出一副主角的姿態，睜大了被燈光晃得有些迷糊的眼睛，使勁兒地望着台下，希望台下有觀眾，觀眾中有當年帶我去劇院後台看演員化妝的那兩位表演系的老師。是他們帶給我一輩子嚮往舞台的夢。

可是，觀眾席上，靜悄悄，空無一人。燈光熾熱，打在我的臉上，不一會兒，已經冒汗。我站起身來，擦擦臉上的汗珠，有些戀戀不捨地走下舞台。沒有像剛才登台一樣，一個健步跳將下去，而是從舞台邊的台階上，一步步緩緩走了下來。昔日情景，在這一瞬間閃回。青春之夢的破碎聲音，在紅劇場裏清脆迴盪，沒人聽見，我自己清晰聽得見。

老友民生



人與事 延靜

我和民生是老友，認識幾十年，他當年在外交部亞洲司主管東南亞，我在亞洲司主管東北亞，相距「遙遠」，聯繫不多。

民生回憶過去，不只一次說，亞洲司會議室有一張墨綠色的乒乓球檯，我和好手配對，幾乎把休息時男子雙打霸佔。我點頭稱是，大家笑個不停。

我來燕達養老中心後，一天偶然與民生相遇，一問是來「看房」的，我又問「有意嗎」，他答正在「考慮」。我心想，我們有可能增加一個夥伴。那天我們一起吃飯，民生吃得很香，很開心。我心想，他心裏已經看上這個地方。不久後，民生果然也入住，我們成了鄰居。民生說，「找了幾家養老院才找到這家，年紀大了總得有個安身之處。」

民生本來是主管南亞的，如果派出，按道理應該把他派到主管的地方去，那裏人際關係熟。但後來他被派到北美牙買加，估計他能勝任，也是一個突破。這樣，民生就走向一條新的道路。

可外交有所忌諱。有的國家雖然沒有建交，但記者先行，常駐幾個月或者幾年，總有個基礎。當時牙買加幾乎和中國沒有關係，基礎更談不上。民生要去的牙買加，後來據了解，作為大使，他在那裏待了幾年，成績斐然。

民生大我六歲。一次吃飯，紅燒肉上來，他先搶了幾塊，我有點奇怪，問：「你不怕血脂增高？」他笑着回答：「我胃裏缺這個。」說得大家哄堂大笑。

民生何姓，原來他姓「喻」，這個姓極少，故而以「民生」相稱。民生走路不用拐杖，我羨慕他。

意式童趣



市井萬象

近日，意大利藝術家Lucas Zanotto首個香港個展「Looping in Hong Kong」在海港城舉辦，展出二十多件雕塑、畫作以及數位創作。Lucas Zanotto的作品以溫和的風格著稱，配合柔和色彩和圓潤的形狀元素，呈現出具有童趣又療癒的效果。

香港中通社